

多米诺效应

文 | 张玺嘉

起始牌

夏日正午，武警医院对面的天桥上行人寥寥。

风是热的，空气是热的，汗水是热的……而人的心也是燥的。

胖老太把占了天桥路面近一半宽度的太阳伞漫不经心扶正，就又缩到伞的阴影下打瞌睡去了。今天还没有生意光顾。

迷迷糊糊间，胖老太感觉到一个白色的影子停在地摊前。她勉强睁开眼睛，看见一个美丽的穿藏青色旗袍的女人。

“大姐，有驾驶证封皮卖么？”女人用手拽着旗袍下摆，小心翼翼蹲下来。

“有啊，要几个？”胖老太回答。

“五个吧……嗯，就五个。”女人努力回忆老公出车前交待的数字。

“好。”胖老太从一沓驾驶证封皮中抽出五个递给女人，然后技艺娴熟地接着问，“行车证封皮要么？”

“行车证？这个……他没交待……”女人犹豫了一下。

“也买五个吧。不会错，用得上的。”胖老太一边递过行车证封皮，一边神秘地笑了。

承接牌

灰色轿车“吱”一声停了下来。司机慢慢摇下车窗，探出头去。

他首先看到了戴着雪白手套的指

尖，继而看到被熨烫得一丝不苟的袖口，然后是全身装备的制服、徽章、对讲机，最后才是交警严肃的浓眉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！您超速了，请出示驾照。”交警持着公务性的腔调一本正经地说。

“不好意思。”司机赶紧取出驾驶证，递出车窗外。

交警接过驾驶证，轻轻翻开。夹在驾驶证中的纸币映入眼帘，红色的。

“对不起，先生！请您再出示一下行车证。”交警一如既往的公务性嗓音里隐约包含了一丝温柔的气息。

“咻……”司机抽了一口冷气。

“不对，不能被那温柔的气息所蒙蔽，事情应该没那么容易搞定。多亏她聪明，还是记得买好行车证封皮。”司机一边想，一边从上衣口袋里取出行车证递出窗外。

交警把驾驶证和行车证拿在手中把玩了一番，然后迅速钻进路边的警车内。过了好一阵，他空着手走回来，俯在车窗前对司机微笑着说：

“您可以走了，记得以后开车慢一点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！”司机也没有讨要证件，就匆忙踩动油门，临走前还不忘客套，“你们也真够辛苦，这大夏天，穿制服滋味一定不好受。”

交警微微一笑，没有作答。灰色轿车一溜烟开走了。

过了好久，司机才突然反应过

来似地破口大骂：“辛苦……辛苦个辣子！这么就撬了我二百块，王八蛋！”

车速不知不觉又提起来了。

末端牌

黄昏，暑气缓缓减退了。

天桥上行人开始多起来，穿长褂拿太极剑的老爷子，提玩具车拉着小男孩手的中年妇人，缝缝依偎的大学生男女……

胖老太站起身，费力地收拢那把硕大的遮阳伞。

“今天这么早收工？”身后响起一个女人世故的声音。

胖老太扭转头，看到一个同她一样身形的中年女人手里拿着一沓驾驶证、行车证封皮，炫耀地上下抖动。

“我老公让我把这些战利品交给你，说回收价还和以前一样。”

“嚯，这次回收得挺快的。”胖老太一边由衷赞叹，一边从胸前脏兮兮的皮包里取出钱递给对面的胖女人。

“是挺快。夏天嘛，开车的人都都燥着呢，难免犯错。”胖女人深谙其道地解释。

胖老太的目光却跃过她俗不可耐的卷发，望向天桥的另一端。一个穿藏青色旗袍的美丽女人正款款走来，仿佛一朵冰冷的莲花，绽放在夏日溽热的黄昏里。

“改天再聊，生意来了。”胖老

灯牌

文 | 孙守仁

太对胖女人点头示意，胖女人这才离开了。

“美女，今天还买驾驶证和行车证吗？”胖老太热情地招呼。

女人蓦地停住脚，拘谨地扯着旗袍下摆，仿佛刚刚从一个遥远的梦境里苏醒过来般怔怔望住胖老太。

她郁郁地说：“不了。我们永远都不用再买这些东西了。我先生今天下午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，腿断了。我现在……得赶到医院去……”

洗牌

“阿姨，请问有驾驶证封皮卖吗？”一个穿厚底鞋及卡通图案休闲套裙的年轻女孩蹲在地摊前，声音甜美地问。

“有啊，行车证封皮不要么？”胖老太热情地招呼。

“要呢，要呢，各买五个，我男朋友特意交代过，说是以防万一。”提起男朋友，女孩脸上泛起一丝红晕。

好吧，多米诺骨牌再次立好，严阵以待地站成一排。胖老太脸上浮现出神秘的笑容。这回不知会是哪颗牌倒落下来，一颗紧压一颗，系统瞬间土崩瓦解……

几下窑的，都有个灯牌，它是矿工的身份，是名片。有雪糕大小，上面写有编号、姓名，是支、交矿灯的凭证。

60年代初，灯牌均为木质的，表面刷上桐油。那年月，灯盒是酸性的，约四五斤重，不太亮，支灯时，都愿有益亮亮的灯。5号窗口发灯的，跟我年纪相仿，每次她都支我盏亮的。每次支灯，我差不离把头伸了进去，看看她庐山真面目：齐脖短发，一双大眼睛，脸略黑，但她不说话，仅冲我淡淡一笑。

不知为何，我鬼使神差，给她写了个小纸条，内容是：下班后可以谈一谈吗？连同灯牌一并递给她。次日支灯，她像往常一样，没有半点反应。我误以为她没收到，接着写了第二张，这次纸条稍大，次日支灯，仍不见反应，她还和往常一样，表情没有变化，仅送给我一个微笑。我是一条道跑到黑的人，仍不死心，给她递了第三张纸条，还是杳无音信。当时我想，她是不是嫌弃我的工作，还是另有原因。

这天下班后，收我矿灯的年岁较大，她递我灯牌时，轻轻地说：洗完澡，到灯房子来一趟。听到这话，我心怦怦直跳，以为闯下什么祸，转念一想，没有什么，纸条上仅说“下班后，跟你谈一谈”，难道这也犯法吗？我如期来到灯房子，找到那位年长的，大家管她叫李姐。她把我领到办公室，很客气地说，你是学校分配来的？我点点头。你是给5号灯口的姑娘递过纸条吗？顿时，我脸红得像块红绸布，埋着头，吭吭哧哧地说，有这么回事。这时，李姐喝了一口水，抬眼瞅瞅我，很客气地说，韩梅叫我捎话给你，她结过婚了，并有一个五岁的男孩，你跟她结合不

合适。说到这，李姐补充一句：她是接替丈夫来矿上的，去年她丈夫因违章放炮，白白丢掉了性命。

我在这井口没采上两年煤，参军了，断了跟韩梅的来往。再后来，我调到矿报社工作，在采访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。一个年轻矿工，跟他爸是一个井的，做放炮员。放炮前，他发现采场瓦斯聚增，没有继续装炮，而是果断撤出到了安全地点，避免了一次重大伤亡事故。我在采访这个年轻矿工时，他告诉我：我爸曾是放炮员，因为违章出事故去世了，妈妈来到矿上，在灯房子发灯，我初中毕业就下窑了，采了两年煤，后来改做放炮员。

他说到这，我突然想到，难道他是韩梅的儿子。我问他，你妈妈还在灯房子工作吗？他说，现在不发灯了，是灯房班长。我听后，笑了笑，说，你们是矿工之家了。小伙子爽朗地笑了。我接着问他，你是怎样避免一次重大安全事故发生的？他很谦虚，一再重复，接受经验教训，不违章。说到这里，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灯牌，对我说：孙叔，这是我爸爸下窑时用过的，他死后，妈妈硬是从报废的灯牌中寻觅到的。我下窑时，妈妈没有别的嘱咐，仅送我这个灯牌。言外之意，叫我注意安全，别违章。

我接过这枚发黄发旧的灯牌，轻轻抚摸着，并用手惦了掂，眼含热泪地说，小小灯牌承载着一段煤矿发展史。对于矿工来讲，有灯牌在，就有矿工在。尽管往事过去了很久，但我对灯牌，仍那么留恋，那是矿工的名片，代表着一个鲜活的生命。

责任编辑：周洋 1026414103@qq.com